

# 行道智見清淨

115-120講 20060116-21

- 以八智到達頂點的觀及第九諦隨順智，是名「行道知見清淨」。
  - 此中八智，即解脫於染而行正道及稱為觀的：
    1. 生滅隨觀智 (udayabbayānupassanā-ñāṇa)
    2. 壞隨觀智 (bhaṅgānupassanā-ñāṇa)
    3. 怖畏現起智 (bhayatupatṭhāna-ñāṇa)
    4. 過患隨觀智 (ādīnavānupassanā-ñāṇa)
    5. 煙離隨觀智 (nibbidānupassanā-ñāṇa)
    6. 欲解脫智 (muñcitukamyatā-ñāṇa)
    7. 審察隨觀智 (paṭisaṅkhānupassanā-ñāṇa)
    8. 行捨智 (saṅkhārupekkhā-ñāṇa)
- 第九的諦隨順智 (saccānulomikañāṇa) 與這隨順 (anuloma) 是一同義語。所以為了想要成就於此(行道智見清淨)者，當從解脫於染 (upakkilesa-vimutta) 的生滅智開始，在此智而行作 (karaṇīyo) 瑜伽。

# • (一) 生滅隨觀智

- 為什麼還要於生滅智行瑜伽？(因於前面的道非道智見清淨已修生滅隨觀智)
- 觀察相義 (lakkhaṇa-sallakkhanattho)。因於前面生滅智為十染所染，不能依如實自作用 (yathava-sarasato) 而觀察三相，但這裏則得解脫於染，所以為了觀察於相再行瑜伽。
- 然而，因為不作意什麼覆蔽而不現起三相呢？
- 因為不作意生滅，被相續 (santatiyā) 所覆蔽，故不現起無常相。
- 因不作意數數逼惱，被（行住坐臥）威儀路 (iriyā-pathehi) 所覆蔽，故不現起苦相。
- 因不作意種種界分別，被堅實 (ghanena) 所覆蔽，故不現起無我相。

- 已經攝取生滅而破壞 (vikopitāya) 相續時，依如實自作用而現起無常相。
- 已經作意數數逼惱而擊勝 (ugghātite) 威儀路時，依如實自作用而現起苦相。
- 分別種種界而簡別 (vinibbhoge) 堅實時，依如實自作用而現起無我相。
- 當知分別：無常及無常相，苦及苦相，無我及無我相。

- 此中，「無常」是五蘊。何以故？生滅變易或有已而無的原故。生滅變易是無常相，或有已而無是相的變易。
- 「無常即苦」：如彼五蘊是苦。何以故？數數逼惱。數數逼惱相是苦相。
- 「苦即無我」：如彼五蘊是無我。何以故？不自在。不自在相是無我相。
- 即瑜伽行者對此一切，依如實自作用解脫雜染的觀照行道（vīthi-paṭipanna-vipassanā-saṅkhātena）之「生滅隨觀智」。

## • (二) 壞隨觀智

- 如是審察已，再再以平等以推度（tulayato tīrayato）色非色法是「無常、苦、無我」彼智變得銳利，諸行便輕快現起了。
- 當智變得銳利而諸行輕快現起時，它不到達於生，或住，或轉起，或相，其正念但於滅盡、衰滅、破壞及滅。
- 他觀諸行「如是生已如是名行趣滅」（evam uppajjitvā evam nāma saṅkhāra-gatam nirujjhati），即於此處生起名為「壞隨觀智」的觀智。

- 如何是審察所緣的所謂壞隨觀之慧為觀智？  
即是以色為所緣之心的生起而破壞。他隨觀彼審察所緣之心的破壞。
- 隨觀又是怎樣的隨觀？  
即隨觀這是無常而非常。  
隨觀這是苦而非樂。  
隨觀這是無我而非我。  
是厭離而非歡喜，  
離貪而非染貪，  
滅而非集，  
捨而非取。
- 隨觀無常而斷常想。隨觀是苦而斷樂想，隨觀無我斷我想……厭離斷歡喜…離貪斷貪…滅斷集…捨斷取。
- 以受為所緣……以想為所緣……以行為所緣……以識為所緣……以眼為所緣……乃至以老死為所緣的心的生起而破壞……捨斷取。

- 依（現在）所緣類比（anvayena）兩者（過去未來）是一，及傾向於滅勝解，這是衰滅相觀。  
(註：以現量經驗類比諸行的壞滅，前稱為壞滅之滅勝解，以此而斷造作。Vism p695)
- 審察所緣，隨觀破壞，  
空的現起，是增上慧觀。  
善巧於三隨觀及四觀，彼因善巧於三現起，  
所以不於種種邪見所動搖（nānā-ditṭhīsu na kampatī）。

- 「審察所緣」——是曾審察的任何所緣，即曾知、見（所緣）滅盡衰滅之義。
- 「壞隨觀慧」——即彼隨觀於曾審察所緣滅盡衰滅而生起之智的破壞的慧，是名觀智。
- 「以色為緣之心的生起而破壞」——即此心以色為所緣而生起及破壞，或者是於色所緣的狀態之心的生起及破壞。

- 「隨觀彼心的破壞」——即以什麼心而視彼緣為滅盡衰滅的，他再以另一心隨觀彼心的破壞的意思。所以古人說：「知與智兩者都是觀」。
- 「隨觀」——是隨順觀，即以種種相再再而觀之義。所以說「隨觀又是怎樣的觀隨？隨觀無常」等。

- 因為壞是無常性的極點，所以作壞隨觀的瑜伽者「隨觀」一切行「是無常而非常」。
- 於是無常的故是苦，苦的故是無我，同樣的他「隨觀這是苦而非樂，隨觀這是無我而非我」。
- 那無常、苦、無我的，當不歡喜它，那不當歡喜的當不染著它，所以順應於壞隨觀。
- 他「厭離」那是為無常、苦、無我的諸行「而不歡喜，使離貪而不染貪」。

- 他既如是無有染著，先以世間智而使「滅」貪「而非集」，即不使集之義。
- 或者他既如是離貪，已見諸行，對於那未見的亦以類智（anvaye ñānavasena）而使滅不使集。他僅於滅作意，即僅觀滅而不觀集之義。
- 如是行道，他便「捨而不取」。這是怎樣說的呢？此無常等隨觀，以彼分（tad-anga）與諸蘊行為俱之諸煩惱，因見有為過患而傾向躍入於彼相反的涅槃，所以名為遍捨捨遣（pariccāga-paṭinissaggo）及躍入捨遣（pakkhandhana-paṭinissaggo）。
- 是故具此（觀慧）的比丘，遍捨了所說的諸煩惱及躍入於涅槃。不取依此生成的煩惱及不見過失的有為所緣，所以說「捨而不取」。

- 事的轉移，慧的還滅及轉向之力，這些是審察的（壞隨）觀。
- tattha nandinti sappitikam tanham.  
「歡喜」——是有喜的渴愛。
- 「事的轉移」——是已見色的破壞，再見那曾見壞的心的壞，如是從前面的事（色）而轉移到其他的事（心）。  
(開印案註：見喜愛色等生已，心亦喜之，今見所緣滅已，心亦隨滅，不喜故而得離貪。)
- 「慧的還滅」——即曾捨斷於生而住於滅。
- 「及轉向之力」——已見色壞之後，再去見那以壞為所緣之心的壞轉向的力。

- 「依所緣確定兩者是一」——意即依眼前所見的所緣，類比於此（現在所緣）同樣的：於過去的行已壞，於未來的當壞。如是確定兩者是同一自性的。所以古人這樣說：
- 對於現生有清淨觀的人，  
依此而類比過去與未來。  
(三世的)一切行都是壞的，  
猶如日出之時的露滴。

- 「於滅勝解」(nirodhe adhimuttatā 決心於滅) ——意即曾經以壞(隨觀)確定兩者為一，勝解(決心/傾向)於彼稱為壞滅(tasmīm bhanga-saṅkhāte nirodhe adhimuttatā)，即彼重視，彼深化，彼傾向，彼傾斜之義(註釋：此「滅」，非指涅槃的意趣)。
- 「依空現起」——他這樣的隨觀破壞，只是諸行破壞，彼等(諸行)破壞為死，(諸行之外)實無他物，故得成就現起(諸行的)空。

- 所以古人說：  
諸蘊是滅，更無別的，  
諸蘊的破壞而說為死。  
不放逸者見它們的滅盡，  
好像金剛如理的鑽寶石。
- 「是增上慧觀」——即彼審察所緣的，隨觀破壞的及現起空的，名為增上慧觀。
- 「善巧於三隨觀者」——即精練於無常、苦、無我三種隨觀的比丘。
- 「於四觀」——即於厭離、離貪、滅、捨四觀。
- 「因為善巧於三現起」——善巧於滅盡，衰滅，空三種的現起。
- 「不於種種的邪見所動搖」——常見等種種見。

- 他既如是不動搖，起這樣的憶念：「未滅的在滅，未破壞的在破壞」，捨棄諸行的生，住，轉起之相。
- 唯觀破壞，如脆弱器皿的破壞，如微塵的散布，如炒胡麻子一樣。
- 譬如明眼之人，站在池畔或河岸，看見大雨落於水面。生起了大水泡，很快的破壞了，他觀一切諸行的破壞也是這樣。
- 世尊曾說有關於這樣的瑜伽行者：視如水上浮漚，視如海市蜃樓，若人觀世如是，死王不得見他。

- 這樣屢觀一切諸行相續破壞，得增強他伴著八種功德的壞隨觀智。這八種功德是：

(1) 斷除有見 (bhava-ditṭhi-pahāna)

(2) 遍捨命欲 (jīvita-nikanti-pariccāgo)

(3) 時常相應 (sadā-yutta-payuttatā)

註：一切晝夜六時皆修習

(4) 清淨活命 (visuddha-jāvitā)

(5) 努力斷除 (ussukka-pahāna)

(6) 離去怖畏 (vigata-bhayatā)

(7) 獲得堪忍與柔和 (khanti-soracca-paṭilābho)

(8) 堪忍不樂與喜樂 (arati-rati-sahanatā)

註：於不樂之床坐臥具得善增上，於喜樂之五欲功能夠堪忍。

• 所以古人說：

牟尼為得不死法，  
已見此最上八德。  
於壞隨觀屢思惟，  
如救衣服與頭燃。

### ■ (三) 怖畏現起智

- 如是修習多作以一切諸行的滅盡，衰滅，破壞及滅為所緣的壞隨觀的瑜伽者，於一切的有、生、趣、（識）住、有情居的在破壞的諸行，起大怖畏。正如膽怯欲求快樂生活的人，對於獅子，虎，豹，熊，鬣狗，夜叉，羅剎，惡牛，惡犬，醉了破壞的惡象，可怕毒蛇，雷電，戰場，墳墓，燃燒的火坑等（起大怖畏）。
- 如是他觀「過去的諸行已滅，現在的（諸行）正滅。於未來生起的諸行亦將如是而滅」，即於此處生起「怖畏現起智」。

- 譬喻：有一位婦人的三個兒子犯了王法。國王下令把他們斬頭。她也跟著兒子來到刑場。當時她的長子已被斬掉。並已開始斬其次子。她看見了長子的頭已斬，便放棄對幼子的愛著，知道「此子亦必同他們一樣」。
- 瑜伽者見過去的諸行已滅，如婦人之見長子的頭已斬；見現在的（諸行）正滅；如見正斬次子的頭；見未來的（諸行之）滅，而知「於未來生起的諸行亦將破壞」，如對幼子放棄愛著。而知「此子亦必同他們一樣」。作如是觀者，即於彼處生起怖畏現起智。

- 這怖畏現起的智，自己是怖畏或非怖畏？這是非怖畏的，因為這只是審觀「過去的諸行已滅，現在的（諸行）正滅，未來的（行）當滅」，所以像明眼者看見城門的三個火坑或硬木（khadira阿拉伯樹膠=acacia）、鐵、金三種尖椿，他自己則不怖畏；因為他只是審知：那些落於這裏面或其上面的人，備受許多的痛苦。
- 如是而此怖畏現起智自己是不怖畏的。因為這只是審觀於如三火坑或三種尖椿的三有中：「過去的諸行已滅，現在的（諸行）正滅，未來的（諸行）當滅」。因於此智，現起於一切有、生、趣、（識）住、（有情）居中陷於不幸而具怖畏的諸行的怖畏，所以說「怖畏現起智」。

- 「相」(nimitta)——即行相(sankhāra-nimittam)，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行是同義語。
- 以無常作意者，如看見諸行的死(註釋：死，即指如壞隨觀智的破壞 bhaṅgameva)，所以說於彼現起相的怖畏。
- 「轉起」(Pavatta)——即色與非色有的轉起。
- 以苦作意者，如看見謬思為樂在轉起的數數逼惱(abhiñha-paṭipīlana-bhāvam 經常被壓迫性質)。所以說於現起轉起的怖畏。
- 以無我作意者，則看見兩者(相及轉起)，如空無人煙的村落，如陽焰乾闥婆城(海市蜃樓)等，「無，虛，空，無主，無導者」，所以說於彼現起相及轉起兩者怖畏。

## ■ (四) 過患隨觀智

- 多作修習此怖畏現起智的瑜伽者，了知於一切有、生、趣、（識）住、有情居中，無避難所，無救護處，無歸趣，無皈依所；於一切有、生、趣、（識）住、有情居的諸行之中，甚至對於一行亦無求無執著。
- 三有如充滿無焰的炭火坑 (S. IV. 六處相應203之苦法經) ，四大種如極毒的毒蛇，五蘊如舉劍的殺戮者，六內處如空村，六外處如劫村落的盜賊，七識住及九有情居如以十一種火燃燒熾然，一切諸行如癱、疾、箭、痛、病，無喜無樂，是一堆大過患的現起。

- 譬如對於一位希望生活安樂而膽小的人，如雖有美麗外表而內有猛獸的森林，如有豹子的洞窟，如有捕人的（鱷）及羅刹的河水，如舉劍的敵人，如有毒的食物，如有盜賊的道路，如燃燒的炭火，如對陣的戰場。
- 譬如這（膽小的）人來到此等有猛獸的森林等，則毛骨悚立，僅見全面的過患，如是這瑜伽者由於壞隨觀，於現起怖畏的一切諸行中完全無喜樂，但見過患。如是見者，是名過患智的生起。

## • (五) 厥隨觀智

- 依過患觀察 (ādīnavato pasanto) 一切諸行，已感到厭倦 (nibbindati)、遺憾不幸 (ukkanṭhati)、不再欣喜於 (na abhiramati) 一切有、生、趣、識住、有情居中可破壞的諸行。
- 譬如喜住於結多古多山麓的金鵝王，不再欣喜於旃陀羅村口的不淨水坑，但喜於七大湖；如是這瑜伽鵝王不再欣喜於善見其過患而可被破壞的諸行，但欣喜具備修習愉悅 (bhāvanā-ārāmatāya)、修習樂趣 (bhāvanā-ratiyā) 的七隨觀。
- 譬如獸中之王的獅子是不再欣喜投入黃金的獸檻，但喜於寬廣三千由旬的雪山；如是這樣瑜伽獅子是不再欣喜於三善趣有，但欣喜於三隨觀。
- 譬如純白而七處平滿以神變飛行的六牙象王是不再欣喜於城市的，但欣喜於雪山的六牙池森林；如是這瑜伽象王是不再欣喜於一切諸行，但欣喜以「不生起是安穩」等方法為寂滅（邪）見之基礎（足）。

## • (六) 欲解脫智

- 古師說：「於一怖畏現起而得三名。曾見一切諸行為怖畏，故名**怖畏現起智**；於此等諸行生起過患，故名**過患隨觀**；對於此諸行生起厭離，故名**厭隨觀**」。
- 聖典中亦說：「那怖畏現起慧，過患智及厭此等法同一意義文異」（yā ca bhayatupatṭthane paññā, yañ ca ādīnave ñāṇam, yā ca nibbidā, ime dhammā ekattthā, vyañjanam eva nānan ti.）。
- 其次以**厭智**（nibbidā-ñāñena）感到厭倦、遺憾不幸、不再欣喜於（諸行）的善男子的心，對於一切有、生、趣、識住、有情居中可破壞的諸行（sankhāresu），甚至一個行（eka-sankhāre）都不粘著（na sajjati），不膠著（na laggati），不束縛（na bajjhati不關押），唯欲解脫欲出離於一切行。

- 譬如什麼？
- 譬如落網的魚，
- 入蛇口的青蛙，
- 投入籠中的野雞，
- 落入堅固陷阱的鹿，
- 在玩蛇人（ahitundika）手中的蛇，
- 陷於大泥沼中的象，
- 在金翅鳥口中的龍王，
- 進入羅睺（rāhu）口中的月（喻噬月惡魔），
- 為敵所圍的人等，都欲從彼而解脫而出離。
- 如是對於一切諸行離執著，欲從一切行而解脫者，生起「欲解脫智」。

## ■ (七) 審察隨觀智

- 再以「審察隨觀智」提起及把握彼等諸行的三相。他對一切諸行：
- 以終於是無常的，暫時的，限於生滅的，壞滅的，剎那的，動搖的，破壞的，非恒的，變易法的，不實的，非有的，有為的，死法的種種理由而觀「無常」。
- 以因為是屢屢逼惱的，是有苦的，是苦之基，是病，是癱，是箭，是惱，是疾，是禍，是怖畏，是災患，非救護所，非避難所，非皈依處，是過患，是痛苦之根，是殺戮者，是有漏，是魔食，是生法，是老法，是病法，是愁法，是悲法，是惱法，是雜染法等種種理由而觀「苦」。

- 以因為是非可愛的，是惡臭的，是可厭的，是可惡的，不值得莊嚴的，是醜陋的，是棄捨的種種理由而觀為苦相隨伴的「不淨」。
- 以因為是他，是無，是虛，是空，無主，不自在，不自由等種種理由而觀「無我」。
- 如是而觀，說他提起三相而把握諸行。

- 然而為什他要如是把握此等諸行？因為成就解脫的方法。（muñcanassa upāya-sampādanattham.）
- 這裏是一個有關於此的譬喻：茲有一人想道：「我將捕魚」，便取一捕魚器（筌）投入水中，他從筌口插進他的手，在水中捕住一蛇頸，歡喜道：「我已捕得一魚」。他想：「我實得一大魚」，把它拿上來一看，由於看見了（蛇頭上的）三根花紋，知道了這是蛇，便起恐怖而見過患（危險），並厭其所捕（之蛇），欲求脫離。為作解脫的方便，先自尾端解除他的（被纏的）手然後舉臂於頭上旋轉二三回，把蛇弄弱之後而掉它說：「去！惡蛇」！急上池岸，注視來時路：「我實從大蛇口中而得解脫」！

- 此（譬喻）中：那人捕住蛇頸以為是魚而生歡喜時，如這瑜伽者起初獲得自身而生歡喜時。他從捕魚筌口拿出蛇頭而見三根花紋。
- 如瑜伽者的分析（諸蘊的）稠密而見諸行中的三相。他起恐怖時，如此（瑜伽者）的怖畏現起智。此後見過患（危險），如過患隨觀智。厭離所捕，如厭離隨觀智。欲求於解脫智。作解脫的方便，如以審察隨觀智提起諸行的三相。如那人旋轉蛇，把它弄得軟弱（dubbala）不能轉過來咬人後善巧地放了，如是這瑜伽者以提起三相旋轉諸行而令其軟弱，再不能現起常、樂、淨、我相而善巧解脫它們。所以說：「為成就解脫的方法而如是把握」（muñcanassa upāya-sampādanattham evam pariggaṇhāti ti.）。

## (八) 行捨智

- 觀空（一行相空與二行相空）

他以審察隨觀智把握了「一切諸行空」  
( sabbe sankhārā suññā ) 之後，再把握「以我及我所空」( suññam idam  
attena vā attaniyena vā ) 而把握兩者終極是空 ( dvi-koṭikam suññatam ) 。

- 既如是不見有我，亦不見有其他任何建立  
(註釋：構成資助自己苦樂的) 資具 (parikkhāra-bhāve) 之後，再把握四空：
  1. 我不在任何處  
nāham kvacani
  2. 不在任何人的任何物  
kassaci kiñcanatasmim
  3. 不在任何處  
na ca mama kvacani
  4. 任何人不是我的任何物  
kismiñci kiñcanatatthī

1. 「我不在任何處」：不見有我在任何處。
2. 「不在任何人的任何物」：不見有自己的我屬於任何其他人的任何物。這意思是說：他不以想像看見這是屬於兄弟位中的兄弟，朋友位中的朋友，或資具位中的資具。
3. 「不在任何處」：不見有他人的我在任何處。
4. 「任何人不是我的任何物」：不見有他人的我是我的任何法，即是說他不見這他人的我為自己兄弟位中的兄弟，朋友位中的朋友，或資具位中的資具。

## 把握於四空：

1. 不見於任何處有我
2. 不見彼（自我）是屬於他人的任何法
3. 不見有他人的我
4. 不見他人的我是屬於自己的任何

# 行捨智的結果

- 若是觀空提起（āropetvā登上、就位）三相，把握諸行而捨棄（vippahāya）怖畏與欣喜，則對於諸行成為不關心的（udāsino不感興趣的）中立狀態（majjhatto），不執它們為我及我所，正如與妻子離了婚的人相似：
- 譬如一人有一可愛適意的好妻子，他極寵愛她，和她實在片刻難離。一旦他看見此女和別的男人憂同立，同坐，或語，或笑，則惱怒不樂，受大憂苦。後來他繼續看見此女の過失，便欲放棄她，和她離異，不再執她是我的了。從此以後，他看見她和任何人作任何事，也不會惱怒憂苦，絕不關心的中立狀態了。

- 如是此（瑜伽者）欲從一切諸行脫離，以審察隨智把握諸行：不見應執為我及我所，捨棄了怖畏與欣喜，對一切諸行成為不關心的中立狀態。
- 如是知（jānāto）如是見（passāto），則對於在三有，在四生，在五趣，在七識住，在九有情居的心無滯著（paṭilīyati）、萎縮（paṭikūṭati）、回轉（paṭivatṭati）、不伸展（na sampasariyati），住立於中捨（upekkhā）或厭惡（paṭikulyatā）。
- 譬如水滴於傾斜的蓮葉，無滯著，萎縮，回轉而不伸展；亦如雞的羽毛或如筋絡，投之於火，無滯著、萎縮、回轉而不伸展。

- 如果彼見寂靜的涅槃寂靜，則捨一切諸行的轉起而躍入涅槃。若不見涅槃寂靜，則再再以諸行為所緣而轉起；正如航海者的方向烏鵲相似：
- 譬如航海的商人，帶著方向烏鵲上船。當他們的船為風飄流至異域而不知是否有海岸之時，便放出他們的方向烏鵲。於是那烏鵲便從桅竿飛入空中，探察一切方維，若見海岸，便向那方面飛去，如果不見，則屢屢回來而止於桅竿之上。如是，如果行捨智見寂靜的涅槃寂靜，則捨一切諸行的轉起而躍入涅槃；若不見，則屢屢以諸行為所緣起。
- 如是而住，則入於三種解脫門的狀態，及為七聖者的各別之緣。

# 三解脫門

- 因為這是由三種隨觀而轉起，所以說以（信、定、慧）三根為主而入三種解脫門的狀態，即是說以三種隨觀為三解脫門。
- 所謂：「此等三解脫門是引導出離世間的。由屢觀一切諸行為區限與路向，並以導其心入於無相界；對於一切諸行由於意的恐懼，並以導其心入於無願界；由屢觀一切法為他，並以導其心入於空界。故此等三解脫門是引導出離世間的」。

- 此中：「為區限 (pariccheda) 與路向 (parivatūmato圓圍)」，即以生滅為區限與路向。因於無常隨觀區限了「自生以前無諸行」，再追求它們（諸行）的所趣，則屢觀「（諸行）滅後無所去，必於此間消滅」為路向。
- 「由於意的恐懼」，即是由於心的恐懼。因為由於苦隨觀，對於諸行而心悚然。
- 「屢觀（一切法）為他」，即以「無我、無我所」這樣的觀無我。

- 從作意無常者，現起諸行為滅盡。  
從作意苦者，現起諸行為怖畏。  
從作意無我者，現起諸行為空。
- 作意無常者則勝解多，而獲得無相解脫。  
作意苦者則輕安多，而獲得無願解脫。  
作意無我者知多，而獲得空解脫。
- 從無相相之涅槃所緣轉起的聖道為無相。  
• 從無願相之涅槃所緣轉起的為無願。  
• 從空相之涅槃所緣轉起的為空。

# 七聖者各別之緣

1. 作意無常者是信解多，獲得信根，他於須陀洹道的剎那為「隨信行」。
2. 在其他的七處為「信解脫」。
3. 作意苦者是輕安多，獲得定根，他於一切處名為「身證」。
4. 得無色定、得最上果（阿羅漢）者，名為「俱分解脫」。
5. 作意無我者是知多，獲得慧根，他於須陀道的剎那為「隨法行」。
6. 在六處為「見得」，
7. 在最上果為「慧解脫」。

# 至出起觀

- 如是證得行捨觀的善男子，達於頂點至出起。「達頂點觀」或「至出起觀」，這只是行捨等的三智之名而已。
- 因這（觀）到達了頂點最上的狀態，所以是「達頂點」。因去至出起，所以是「至出起」。
- 因為從住著的事物外的相（出起）及從於內轉起的（煩惱蘊）出起，故說道為出起。去至此（道）為「至出起（觀）」，即與道結合之意。

- 無滯著行之比丘  
他不示自己於諸有之中。  
養成於遠離之意，  
說那是他的和合（涅槃）。

## 行捨智的決定

- 如是這行捨智既決定了瑜伽者的無滯著行，更決定於聖道的覺支、道支、禪支、行道及解脫的差別。

# 決定覺支、道支、禪支的差別

1. 某長老說：是基本禪決定覺支、道支、禪支的差別。
  2. 另一長老說：是為觀的所緣的諸蘊決定它們。
  3. 又一長老說：是個人的意樂決定它們。於他們的諸說之中，當知只是前分至出起觀（行捨智）的決定。
- 
- 以觀決定的乾觀者生起之道，與得定者不以禪為基本生起之道，及以初禪為基礎和思惟複雜諸行生起之道，都是屬於初禪。

## ■ (九) 隨順智

- 修習多作行捨智的瑜伽者，其勝解與信更為強而有力，善能策勵精進，念善得現起，心善等持，生起更加銳利的行捨智。
- 「他現在要生起聖道了」——他以行捨智思惟諸行無常、苦或無我而進入於有分。在有分之後，於行捨智同樣的以諸行為所緣，是無常，或是苦，或是無我，生起意門轉向(心)。

- 此後，在轉有分生起的唯作心之後，無間的心相續連結，以同樣諸行為所緣，生起第一速行心，是名遍作(準備心)。
- 此後亦以彼同樣諸行為所緣而生起第二速行心，是名近行。
- 此後亦以彼同樣諸行為所緣而生起第三速行心，是名隨順。
- 這是它們各別之名。如果概括的說，則這(遍作、近行、隨順)三種都得名為習行，亦得名為遍作。

- 近行及隨順，對什麼隨順呢？即對前分與後（而隨順）。因此（隨順智）如同（八觀智的思惟三相的）作用，故隨順於前面的八觀智，及（隨順於）後面的三十七菩提分法。

- 此（隨順智）是以無常相等緣於諸行而轉起，故隨順如同此等八智的（思惟三相的）作用，如：
  1. 「生滅智是見有生滅的諸法的生滅」，
  2. 「壞隨觀智是見有壞的（諸法的）壞」，
  3. 「怖畏現起是於有怖畏的（諸法）現起怖畏」，
  4. 「過患隨觀是見於有過患（諸法）的過患」，
  5. 「厭離智是厭離可厭的（諸法）」，
  6. 「欲解脫智是對於當脫的（諸法）生起解脫欲」，
  7. 「以審察智審察於當審察的（諸法）」，
  8. 「以行捨捨於當捨的」。
- 並且（隨順智亦隨順）於後面的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因為以此行道（而得其）當得的（當果）之故。

- 譬如如法(公正)的國王，坐於裁判所而聞他的(八個)裁判官的判決，捨其不合法而取公正，便隨順他們的判決而給予同意道：「即如是吧」，並且也隨順古代的王法。
- 當知這裏亦然：即國王如隨順智。八個裁判官如八智。古代的王法如三十七菩提分。
- 這裏：國王說「即如是吧」而隨順其裁判官的判決及王法，如這（隨順智）是以無常等緣於諸行而生起，故是隨順八智的作用，及（隨順）後面的三十七菩提分。所以說此為諦隨順智。

- 這隨順智是以諸行為所緣的至出起觀的最終。但就全體而言，則種姓智為至出起觀的最終。
- 現在為了明白這至出起觀，當知與此經文的符合：即此至出起觀，在『蛇喻經』中說為「厭離」，如說「厭離者離貪，離貪故解脫」。
- 在『傳車經』中說為「行道智見清淨」，如說「朋友，為行道智見清淨而從世尊住梵行嗎？」？

- 在『須尸摩經』中經說為「法住智」，如說「順尸摩，先為法住智，後為涅槃智」。
- 在『無礙解道』中以(欲解脫、審察隨觀、行捨)三名而說，如說「欲解脫(智)，審察隨觀(智)，行捨(智)的此等三法，義一而文異」。
- 在《發趣論》中以二名而說，如說「種姓的隨順、淨白的隨順」。

◦ 大仙以種種之名◦  
而說寂靜遍澤的至出超觀◦  
欲出極大怖畏的輪迴的苦名◦  
智者常於此(觀)作瑜伽◦